

严文井评传

严文井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

希望出版社
巢杨 著

丛书

巢扬 著

严文井评传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

浦漫汀 主编

希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严文井评传/巢扬著. —太原: 希望出版社, 1999. 8

(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评传丛书/浦漫汀主编)

ISBN 7-5379-2364-7

I. 严… II. 巢… III. 严文井评传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35466 号

严文井评传

巢 扬 著

*

希望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2.875 字数: 291 千字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册

*

ISBN 7-5379-2364-7/I·285

定价: 27.00 元

满月时,与父亲母亲合影



1937 年在北平



1948 年
在哈尔滨与夫
人李叔华





1965 年全家福照

1971 年咸宁干校期间母亲
去世,同弟弟在父母墓前



1962 年出访埃及与茅盾
(左一)、夏衍(左二)合影



同小读者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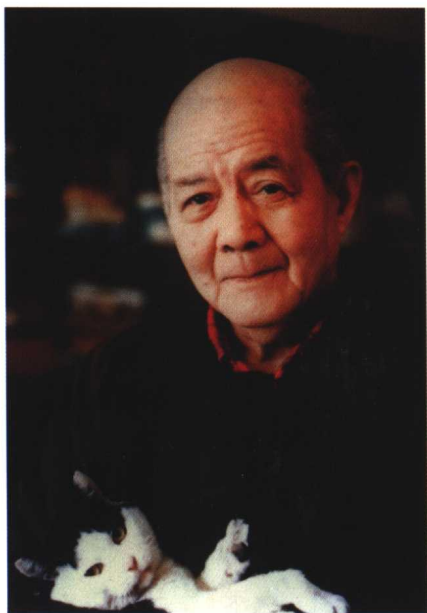


1997 年与夫人康志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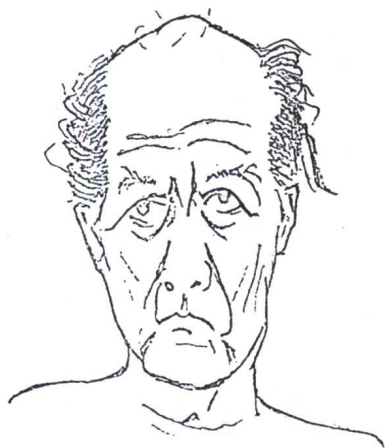
获樟树
奖时与爱波
斯坦交谈



与《夕鹤》
作者木下顺二
在一起



与爱猫欢欢合影



严文井自剖
八六年七月廿一日



严文井自画像

目 录

第一章	(1)
槛外凝思：如果.....	(1)
• 严家的头生子	(4)
• 找对了靠山	(10)
• 根本不是学医的料	(13)
第二章	(19)
• 辗转的日子	(19)
• 羡慕猩猩	(23)
• 永远没有读完的书	(26)
• 梦的孩子	(29)
槛外凝思：童年情结——幻想与梦	(34)
• 决裂	(38)
第三章	(42)
• 口头创作	(42)
• 狐仙与大侠	(46)

• 来喜和吉利	(49)
• 不了的情缘	(52)
• 围城	(58)
• “他妈的！刘玉春、陈嘉谟！”	(62)
槛外凝思：丑与美	(67)
第四章	(70)
• 两位好老师	(70)
• “那是美么，但美又是什么呢？”	(76)
• 成长：身、心与力	(80)
• 寿弟之死	(83)
• 文坛少年	(89)
• “童话，多么奇妙的文学形式啊！”	(93)
• 奔向北平	(96)
槛外凝思：环境与人	(104)
第五章	(108)
• 北平叫青蔓寂寞得哭	(108)
• 流星的驿站	(112)
• 《风雨》——早期散文成就的代表	(117)
• 《长城旅客梦》——现代派技巧的展示	(121)
• 《山寺暮》——追求精致的倾向	(129)
• 《给匆忙走路的人》——思辨色彩与人生告白	(134)
• 风暴前夕	(137)
第六章	(145)
• 赵城之恋	(145)
• 延安！延安！	(151)
• 诀别过去	(155)
• 2 •	

• 《一个人的烦恼》	(159)
• 重新迈步：振奋与茫然	(166)
槛外凝思：历史的经验	(174)
第七章	(181)
• 追索历史的真实	(181)
• 《胆小的青蛙》、《风机》、《小松鼠》	(184)
• 《红嘴鸦和小鹿》、《皇帝说的话》、《希望和奴隶们》	(193)
• 《四季的风》	(202)
• 《南南和胡子伯伯》	(208)
• 秀峰兀立	(222)
第八章	(232)
• 挺进东北	(232)
• 《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	(236)
• 重归旧地	(243)
• 旋涡中	(248)
• 文章合为时而著	(253)
• 独立寒风	(258)
槛外凝思：港湾系统	(270)
第九章	(275)
• 《蜜蜂和蚯蚓的故事》、《三只骄傲的小猫》	(275)
• 《小溪流的歌》	(283)
• 《“下次开船”港》	(291)
• 固守蓝天	(308)
第十章	(313)

• 荒诞岁月	(313)
• 告别	(322)
• 放飞心羽	(326)
• 《南风的话》、《歌孩》、《浮云》、《歪脑袋木头桩》	(332)
• 理论之树常绿	(338)
• “中国的安徒生”	(343)
槛外凝思：青山遮不住	(353)
• 回归：后期散文分析	(359)
• 没有结尾	(390)
后记	(394)
严文井生平年表	(399)
严文井作品年表	(406)

第一章

槛外凝思：如果……

我坐在他的对面。

“如果您当初不写童话，而是继续小说创作，您想，您会成为
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吗？”

他笑而不答。

“如果您家境富裕，您如愿以偿学了音乐，您还会走上文学
之路吗？”

“你又在考我了。”他说。

我赶紧调整思路。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考虑问题的角度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并
不能轻易就达到沟通、理解与默契。几天来，我竭力去理解他，力
图捕捉那不断变幻跳跃的思维，找到那闪光的源头。它就在那里，
我望着它：银丝闪烁，沟壑纵横，犀利的目光直逼你的心底。它

告诉你，什么是智慧。

然而，我还是不时游回自己的思维河流之中。那个逆向思维总是拂之不去，越是走近他，越拂之不去。我想问：

如果您考上了大学，那么会怎样？

如果您没有去延安，又会怎样？

如果没有一个接一个的运动，您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如果……

如果……

……

……

显然，就像没有结尾的故事一样，每个假设都是一座路标，都指向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路，造就一个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哪怕他们有着共同的出发点。

人，是这样一种偶然的产物：没有特定的社会，便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哪怕是一次机遇，便没有这样一个人，没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一次见面、一次谈话、一个眼神或一首诗、一支歌、一幅画、一个优雅的动作……便没有一个这样的人，甚至于一声呼哨的惊扰便让亚当和夏娃造就了另一个人。人的生命就像概率垒就的金字塔，那么偶然。当我们回首一个人的一生时，我们喜欢说必然，可是，当你俯身细察那人生之链时，你竟会发现那环环相扣的竟都是偶然。

于是，我可以断定他也是历史上的惟一。如果他不生于斯土斯时，如果他顺利地圆了他的文学之梦，那么中国就可能少了一个童话大家，一个外国人眼中的中国的安徒生！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

历史捉弄人时又造就了人。

想到这里，突然，我的脑中闪过他的诗句，是一首题照诗：

这是什么
一个影子
一些元素
无意的排列组合
一些尘埃
有意在一起游戏
这是永远
永远流失了的暂时

这幅照片上的他大约 20 多岁。“像吗？”他问。“不像。”我说。他有些惊愕。“您瞧，您的眼睛这样圆，这样亮，您的头发这样多，真的不像，很青春，很帅。”我说。

我蓦地想起，1992 年，当他把印有照片的这本书送给我时，我没有读懂这首诗，我只是觉得这诗有点沧桑感。而此一刻，我忽然感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觉得竟日的苦读终于有了结果，我好像迈进了他的思维河流。是的，我不敢说从此我能顺流而下，但至少我们有了一个甚至若干个交叉点。

历史不可能由后人完整无缺地重述出来，历史的无限丰富性永远使我们目眩，但是，后人可以尽可能地逼近历史，这里，至关重要找到进入之门。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严格地讲，我不是什么儿童文学家，我只不过是偶然驶进这个港内的一只小船。”不错，这就是那个斯芬克斯谜底，而“偶然”就是打开那扇大门的钥匙。

我何不循那小船的踪迹呢？

严家的头生子

长江边。

一艘小火轮挣扎着靠向岸边。旋涡随着黄色的激流迅速旋转，旋出一个通向江底的黑洞；浊浪翻卷着杂物猛力拍击着破旧斑驳的船体，排斥着这顽强往来于江上的乞丐。

悬挂着米字旗、星条旗、膏药旗的巨型轮船错落江面，似昂首兀立的大汉，鄙夷地傲视着宽阔的长江。

小火轮靠岸了，人们像炸了的蜂群拥出船舱。早已守候的脚夫们冲向梯边吆喝着生意。一个报童挨上前去，他还没来得及喊叫，就被人群撞了个踉跄，怀中的报纸“哗啦”一下撒落在地上。

肮脏的脚一层层叠印上去。报纸上，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独吞中国的二十一条的特大号外被践踏得模糊一片……

时值 1915 年 1 月。

满目疮痍的中国已疲惫不堪。欧亚大陆还在鏖战。然而忙于厮杀的各国帝国主义并没有忘记中国这块肥肉，它们绝不给她一线复苏的机会。

一个觊觎皇位的人就要把她作为一道甜点献出去了。

可是，护国运动即刻在全国爆发。

在对“乱党”、“乱徒”镇压的枪声中，袁世凯只做了 83 天皇帝梦便滚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与此同时，一道闪电划破黑黢黢的天际，击碎了千年沉寂。

是年，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

青年》杂志，^①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核心的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迅速凝集成向封建思想文化猛烈冲击的军团，高扬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

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

10月15日。武昌城。

人们对酷暑的记忆犹新，秋凉却已横扫大地。肃杀的秋风摇落梧桐树的叶子，飘飘扬扬落下，覆盖了小径。

这条小径通向一座洋楼。洋楼位于武昌青石桥，虽已略显陈旧，但在民国初年单是那样式，就足已显示主人的富庶。它鹤立鸡群地矗立在一片破旧的平房之间。

其实，这家的主人并不怎么富裕，也很年轻，他是武昌医学专门学校的解剖教员，名叫严奇安，时年26岁。

严奇安近一段时间心情很好。他月薪100块大洋，不算太多，可也不少了，按这种收入来说住洋楼是奢侈了点儿，可是严奇安不这么看。那年头钱值钱，一块大洋能买80个鸡蛋或者80个烧饼呢！钱是干吗的？不是花的吗？自打挣钱以来，严奇安还没出现过寅吃卯粮的情况，于是就和新婚妻子搬进了洋楼。

他心情之所以好是因为妻子朱芷馨就要生产了。清晨6时，他见朱芷馨痛得不能起床，急忙把母亲和保姆叫起来，然后飞跑过两条街请来接生的杜婆婆。

他在门口等着，听见屋里水声呻吟声响个不停，心里不免焦急。一会儿，忽然屋内传来杜婆婆大念八卦的声音，他心里一紧，

^①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不知里面出了什么事情。听着杜婆婆喃喃的声音，他觉得分外惊异，因为昨天夜里他在梦中也念了八卦。他做的梦很奇怪，他梦见和妻子吵了一架，妻子痛哭而出，不一会儿，她又笑咪咪地进来了，他以为她是个妖精，于是大念八卦，把她变得如小纸人一般，扔在火里烧了。

这个梦好像主凶，而且他已有十几年不念八卦，早就忘记了，怎么梦里忽然就记了起来，而且正与杜婆婆不约而同呢？

想到这儿，严奇安忍不住了，他一下推开了房门。恰在这时，他的孩子生下来了。

杜婆婆瞧一眼孩子两腿之间，大叫：“严先生，恭喜！”毕竟严奇安是学医的人，他见儿子一声不哭，知道是羊水堵住了呼吸道，急忙用手指去弹孩子的脚心，然后又倒提起双腿拍打他的屁股。

突然，一声嘹亮的婴啼撕裂了空气。

严奇安欣喜若狂，他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已被延续，他的希望、企盼、渴望、快乐、悲哀、烦恼和理想都不再毫无意义。

儿子的眼睛很亮，很亮，有一副宽阔的额头，像她，更像他。

“起个名字吧！”年轻的母亲轻轻地说。

“……”

一些词、字在严奇安的脑际急速掠过，他摇摇头，把它们一一排斥。最后他决定还是要慎之又慎，虽然名字这玩意只不过是符号，但毕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它要伴随人的一生，与人的肉体、灵魂契合为一。焉知这符号能给人带来好运还是噩运？冥冥中的事谁也说不清楚。他决定去找算命先生算上一卦。

果然，算命先生算出儿子五行缺金。严奇安松了一口气，庆幸没有莽撞地胡乱起名。既然是这样，那就还是按老一辈的规矩